



三幕六場話劇

平凡的創造

(原名“生命的呼喚”)

周國瑾 黃谷柳 符公望著

華南人民出版社

我國正在新建的社會主義工業絕大多數是爲我國工業化奠定基礎的重工業，它們是以最新的技術裝備起來的，並且規模巨大，它們是我們國家的“命根子”。……改建、辦好和充分利用現有的工業對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也是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的。

——爲動員一切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爲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鬥爭

——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綫的學習和宣傳提綱

時間：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

地點：南方某城市。

人物

陳一平——南方銅廠廠長，共產黨員。

梁素貞——陳一平的妻子，醫生。

陳小萍——陳一平的女兒，少先隊員。

湯建高——南方銅廠副廠長，共產黨員。

林 羣——南方銅廠供銷科長，共產黨員。

張 滿——南方銅廠老技工，共產黨員。

王 福——南方銅廠老技工。

張大明——南方銅廠青工，張滿的兒子，青年團員。

王採蓮——南方銅廠青工，王福的女兒，青年團員。

李佩芳——南方銅廠秘書。

劉碧霞——南方銅廠護士。

方雪梅——幹部療養院護士。

李俊傑——南方公司業務科長。

潘 杰——南方公司業務員。

譚玉蘭——南方公司營業員。

錢有貴——光華電池廠老闆。

工人甲

工人乙

工人丙

工人丁

工人羣衆



梁素貞：“你看，還有這麼多書哪。”

陳小萍：“媽媽！你為什麼不讓爸爸研究製鋅片呢？”

（華南話劇團演出第一幕第一場劇照）



第一幕第一場舞台設計

第一幕

第一場

時間：一九五二年冬，早晨。

地點：幹部療養院。

佈景：近代化建築的療養院病室。病室的門和窗格外寬大，南方的經冬不謝的桃椰樹和聖誕樹從室外映入人們的視線，暖和的陽光從門外投射進來。時令雖是冬天，卻沒有嚴寒的感覺。病室左邊有一門通室外走道，靠門貼牆是一張單人鐵床，床頭方向有窗，床側有小座櫃。病室當中置一大儲物櫃，櫃上有熱水瓶、杯盤茶具等。靠右是三扇連開的門，通外邊寬闊的陽台。近門處擺小茶几一，周圍擺幾張藤靠椅。

幕啓：陳一平坐在藤靠椅上看書。片刻。站起來，在房間來回走着。忽然聽見外面有人走來，急忙把書放進褥墊下，然後拿起一本“水滸傳”來看。

方雪梅上。

方雪梅：陳廠長，你看什麼書呀？又看那些什麼“有色金屬冶鍊學”嗎？

陳一平：方同志，這回你可猜錯了，我在看你幫我借的那本“水滸傳”哪！

方雪梅：我才不相信，那本“水滸傳”拿來兩個星期了，你早就看完了。

陳一平：我現在看第二遍了。我們當過兵的喜歡看打仗的書。

方雪梅：（把探熱針放到陳一平嘴裏，看了一下手錶，拿起“水滸傳”來

打開，發現書內夾着一塊薄片，笑） 陳廠長，你怎麼拿塊鐵片來做書簽呀？

陳一平：（擺手）唔……（用手指在自己手心上寫給她看）

方雪梅：鋅？我不懂。（看了一下手錶，從陳一平嘴裏取出探熱針）

陳一平：方同志，這不是鐵片，這是鋅片！

方雪梅：鋅片？

陳一平：就是做鋅板用的鋅片。

方雪梅：哦！是做鋅板用的鋅片。

陳一平：對啦！做電池殼也要用這種鋅片。

方雪梅：那你為什麼拿這個玩意兒來做書簽呢？

陳一平：我不是拿它來做書簽，我是要研究它。

方雪梅：你們工廠不是壓銅片的嗎？你為什麼又研究鋅片呢？

陳一平：方同志，我倒想問你一下，你不是在這個療養院工作的嗎？你為什麼又想去朝鮮呢？

方雪梅：我是響應祖國號召，參加抗美援朝呀！

陳一平：我也是響應祖國的號召，支援抗美援朝。

方雪梅：陳廠長，你真是喜歡開玩笑，你們工廠明明是壓銅片的，你不去研究銅片，而去研究鋅片，還說是響應祖國的號召，支援抗美援朝！

陳一平：方同志，這你還不知道，銅是國防工業頂重要的原料，它可以做子彈殼，砲彈殼。我們要加强抗美援朝的鬥爭，就要加强國防工業。所以政府號召我們節約用銅，把銅用到國防工業上去。你瞧，我們工廠又不是軍用的銅廠，如果我們不研究改製別的產

品，就不行了！

方雪梅：所以你就整天看那些“有色金屬冶煉學”，是嗎？

陳一平：是呀！方同志，要我不看書，那怎麼成呢？

方雪梅：可是醫生只准你看小說呀！

陳小萍手拿一束鮮花上。

陳小萍：爸爸！

陳一平：小萍！

方雪梅：小萍！你給爸爸帶來些什麼呀？

陳一平暗中以手向小萍示意，讓他不要說。

陳小萍：我不告訴你。

方雪梅：你這個小傢伙！

方雪梅收拾了東西下。

陳一平：小萍，你從哪兒來？

陳小萍：我剛在醫院裏和媽媽一起開完了歡送會就來了。

陳一平：哦！媽媽沒有和你一塊兒來嗎？

陳小萍：來了，她在路上買水菓。

陳一平：小萍，這些花哪兒來的？

陳小萍：媽媽明天要到朝鮮去了，這是人家獻給媽媽的，媽媽叫我轉獻給你。

小萍把花插在花瓶裏。

陳一平：（壓低嗓子）小萍，我叫你買的書都買到了嗎？

陳小萍：都買到了。（從書包裏拿出書來）爸爸，你看，這是“熱力學概論”，這是“金屬的氧化和磷化”，這是“各種金屬……”爸爸，這是個什麼字？

陳一平：鑄件……

陳小萍：對了，“各種金屬鑄件及其試驗方法”。

陳一平：小萍，這些書都給媽媽看見了嗎？

陳小萍：沒有。

陳一平：要是叫媽媽知道又要把書拿回去了。

陳小萍：爸爸，你不是說，咱們中國現在還不能做鋅片嗎？

陳一平：是呀。

陳小萍：媽媽爲什麼不讓你研究製鋅片呢？

陳一平：醫生說，書看多了，就會影響爸爸的病。所以醫生只准爸爸看小說。媽媽也不讓爸爸研究製鋅片。

陳小萍：那咱們就偷偷地研究吧！

陳一平：（欣慰地）對！咱們就偷偷地研究。

陳小萍顯然是被他爸爸要研究製造鋅片的事吸引住了，他覺得自己也好像是參加了這件工作似的。

陳小萍：爸爸，媽媽就要來了，咱們把書藏起來好不好？

陳一平：藏到什麼地方呢？

陳小萍：（目光向四周找尋）放到抽屜底下吧。

陳一平：對。

陳小萍走到桌子跟前，拉開了抽屜，剛把書放好，梁素貞手拿一包水菓上。

梁素貞：小萍！（把水菓放下）

陳小萍：媽媽！

梁素貞：又到處亂翻爸爸的東西了。

陳小萍：（不語）……

陳一平：東西都準備好了嗎？

梁素貞：準備好了，你冬天的衣裳我也給你檢出來了，明天

就讓大娘給你送來。

陳一平：送來幹什麼？我很快就要出院了。

梁素貞：出院？還早呢！你還要休養一個時期。

陳小萍：媽媽，我吃個橙子！

梁素貞：吃吧，多切一個給爸爸吃。

陳小萍拿橙子。

陳一平：（接過橙子）讓我來切吧。

梁素貞：小萍！這麼大個孩子，還要爸爸切橙子給你吃？！

陳小萍：爸爸，你讓我來切，切好了給你吃。

陳一平：好吧，小心別切了手。

陳小萍在切橙子。

梁素貞：早點吃什麼？

陳一平：半磅牛奶，三塊餅乾。

梁素貞：吃了東西，胃還痛嗎？

陳一平：不見痛啦，幾天不用熱水袋了。

梁素貞：這就好了！不過以後還得要注意，最近醫生怎麼說？

陳一平：他還不是說，要耐心地休養，病慢慢就會好的！

梁素貞：可是你就是不能夠安心休養！

陳小萍拿一碟橙子過來。

陳小萍：爸爸，你吃。

陳一平：好！先放在那邊吧。

陳小萍將一碟橙子放在茶几上。

梁素貞：還是整天看理論書嗎？

陳一平：沒有，我在看“水滸傳”哪。

梁素貞：“水滸傳”是拿來做樣子的！你實際上是在看（走到床頭去翻出一本書）“有色金屬冶鍊學”。

陳一平：只剩下那麼一本書了。

梁素貞：我看還有。

陳一平：醫生給我通通收去了。

梁素貞：真的嗎？

陳一平：是呀。

梁素貞：小萍是個少先隊員，少先隊員是不說謊話的。小萍，你說是不是？

陳小萍：是。

梁素貞：那麼你說，爸爸在抽屜裏，是不是還藏了書呀？

陳小萍：媽媽！

梁素貞：（在抽屜裏拿出書來）你看，還這麼多哪。

陳小萍：媽媽，你為什麼不讓爸爸研究製鋅片呢？

梁素貞：你爸爸有病嘛。

陳小萍：有病就不能看書嗎？

梁素貞：是呀。

陳一平：素貞，你叫我不看書，這怎麼行呢？

梁素貞：你應當聽醫生的話。

陳一平：這太困難了！

陳一平、梁素貞、陳小萍正在吃橙子；方雪梅拿藥上。

方雪梅：梁醫生來了？

陳一平：方同志，你來得正好，快來吃橙子。

陳小萍：方阿姨，吃橙子。

方雪梅：謝謝！我不吃。

陳一平：你怎麼跟我客氣起來了？

梁素貞：人家在值班嘛。

方雪梅：（倒了一杯開水）陳廠長，吃藥吧。（向梁素貞）梁醫生，你們市立醫院明天跟醫療隊出發去朝鮮的人不少吧？

梁素貞：是呀。

陳小萍：我媽媽也去哪。

方雪梅：噢！梁醫生也去，這太好了！真倒霉，我們這裏一個也不讓去。

梁素貞：你們這個單位成立不久，人還不够哪，怎麼能抽出人去呢？

方雪梅：（不語）……

陳一平：方同志，等下一次吧，機會多得很。

方雪梅：下一次？誰知道下一次能不能輪到我呀！

梁素貞：會輪到你的。你現在好好地安心工作吧。

方雪梅：我一定安心工作。梁醫生，再見吧！

梁素貞：再見！

方雪梅下。

陳一平：我看她要鬧情緒了。

梁素貞：是呀！報名的人太多了，哪能個個都去呢？

陳一平從口袋裏掏出香煙來，正想點火。

梁素貞：少抽一些吧。

陳小萍奪去陳一平口中的香煙。

陳小萍：不許抽煙。

梁素貞：小萍，不要那麼調皮。

陳小萍只管笑。

梁素貞：媽媽不在家，你可要聽爸爸的話

陳小萍：（點頭）唔。媽媽，你到了朝鮮，就給咱們寫信吧？

梁素貞：對，一定給你寫信。

陳小萍在一旁收拾葉皮。

陳一平：明天就出發嗎？

梁素貞：是呀。

陳一平：素貞，這次你又可以穿上軍裝了。

梁素貞：你還留戀部隊的生活嗎？

陳一平：是呀，還是部隊的生活痛快！（感慨地）我真羨慕你能到最艱苦工作崗位上去。

梁素貞：你現在的工作崗位也很重要。你不是研究以鋅代銅嗎？這件工作太有意義了。不過你……首先還是要把身體養好

陳一平：過去打仗的時候，受過多少次傷，都能把身體養好！偏偏就是這個胃病把我拖住了。

梁素貞：醫院的生活，對你的性格來說，的確有點困難。可是你必須把病養好，這是你的責任呀。一平，你總不會讓我在路上替你耽心吧？

陳一平：如果工廠的生產問題，得不到解決，我怎麼能安心來休養呢！

梁素貞：上面已經派了湯建高來代理你的工作了，你應當安心休養。

陳一平：不行！老湯來了還不到兩個月，他恐怕連情況還沒

有摸清楚哪。

梁素貞：他是個老幹部，你應當相信他。

陳一平：我不是不相信他，我是說，擺在我們面前的困難很多。如果我們不能改製別的產品，工廠就只有關門了。

林羣上。

林羣：廠長！

陳一平：林羣，你來了，快坐下。

陳小萍：林阿姨！

梁素貞：怎麼你一個人來啦，老湯呢？

林羣：他……他在家……還有點事……

陳小萍：林阿姨，你不是說，這個星期天帶我去看電影嗎？

林羣：是呀，你看，我都忘了。這個星期林阿姨沒有空，我看下個星期再帶你去吧，好不好？

陳小萍：好。

梁素貞：對，下個星期再去吧。

陳一平：林羣，來罷，坐下來，談談廠裏的情況吧。

梁素貞：我看，這兒馬上就要變成南方銅廠的辦公室了，供銷科長要向我們的廠長彙報工作。

陳小萍：在療養院，不准談工作。

林羣：對，那咱們今天就不談工作。

梁素貞：（看錶）算了，反正我是管不了啦，我要走了。

林羣：對啦，今天晚上請你們到我家裏去吃飯。

陳一平：誰出的主意呀？

林羣：我和建高出的主意。一定要來呀，小萍，你也來。

小萍含笑不語。

梁素貞：一定去，小萍也去，不過你……不要特別準備什麼了。

林 羣：只是請你們吃一頓便飯。

梁素貞：那就好。我走了。

林 羣：怎麼走了？你明天就要出發，你們倆還不多談一會兒？

陳一平：都談過了。

梁素貞：不行了，十一點鐘院長要找我們談話，現在我要跟小萍去買點東西，晚上五點鐘還要聚餐哪。

林 羣：你在那裏少吃一點吧。

梁素貞：反正我肚子只有一個。

林 羣：不來可不成，廠長，你可要保證一定讓她來呀。

陳一平：好吧，我保證。

梁素貞：一定去。小萍，我們走。

陳小萍：好，爸爸，我走了，下星期再來看你。

陳一平：好，下星期再來吧。

陳小萍：林阿姨，再見！

林 羣：晚上見！

陳小萍：晚上見！

陳一平：小萍，把書包帶上。

陳小萍：對。

梁素貞、陳小萍下。

陳一平：林羣，你怎麼一個人來了，老湯呢？

林 羣：廠長，有件事要告訴你。

陳一平：什麼事情？

林 羣：這件事情，我告訴了你，建高一定很不高興，如果不告訴你，我又感到自己沒有盡到責任。

陳一平：到底什麼事情呢？

林 羣：昨天他已經寫了個報告給上級，建議關了我們的工廠。

陳一平：（激動地）關廠？（極力壓制自己的感情）為什麼要關咱們的工廠呢！

林 羣：他說，這個破爛攤子，沒有什麼搞頭。

陳一平：破爛攤子？上級不是要我們研究改製別的產品嗎？實在不能改製別的產品，才考慮結束嘛，他到底和工人們研究過沒有呢？

林 羣：研究過的，但是他沒有很好去聽取那些正確的意見。

陳一平：工人們都有些什麼意見呢？

林 羣：工人們的思想很混亂，意見也很分歧，像王福老師傅，就堅持要做銅，他說，咱們廠除了做銅就什麼都不能做了，張大明，王採蓮他們就說他保守。建高就拿王福的話來做關廠的根據，認為工廠沒有條件改製別的產品。

陳一平：張滿師傅有什麼意見？

林 羣：張滿師傅和王福師傅爭論好幾次，他認為我們的工廠改製別的地方的辦法是有的，這兩天他好像在動腦筋計劃着什麼，可是什麼也沒有說。

陳一平：辦法是由人想出來的，無論如何也不能把這個廠關

掉。老湯這種扔包袱，收拾爛攤子的思想是不對的。

林 羣：廠長，這件事情在沒有告訴你以前，我的內心非常矛盾……

陳一平：林羣，我很了解你的苦衷，過去你在許多問題上，向老湯讓步，避免一些無原則的爭吵，這是對的。但是在一些重大的問題上，就不應當讓步。

後台聲：“老李，身體好一些了吧？”——“好一些啦。”——
“我先去看看老陳，一會兒再來看你。”

陳一平：老湯來了。

林 羣：（不安地）廠長，我該走了。

陳一平：爲什麼要走呢？

林 羣：他會說我是來告密的。

陳一平：不要緊，給上級寫了個報告，這有什麼秘密呢！

湯建高上。

湯建高：我一點也沒有猜錯，果然是告密來了。

林 羣：（痛苦地）建高……

陳一平：老湯！不能這樣說呀！給上級寫了個報告，這算什麼秘密呢？

湯建高：老陳……

陳一平：先坐下來再說吧。

湯建高：老陳，因爲你是在休養，工廠的事情，能够解決的，我都解決了，實在是不想來打攪你，所以昨天給上級打了個報告，事先也沒有徵求你的意見。

陳一平：這沒有關係嘛，上級既然派你來代理我的工作，那